

漫 忆 女 作 家 丛 书



魂归陶然亭 ——石评梅

卫建民
编选

我爱，这一杯苦酒细细斟，邀残月与孤星和泪共饮，不管黄昏，不论夜深，醉卧在你墓碑旁，任霜露侵袭吧，我再不醒。

漫 忆 女 作 家 丛 书



魂归陶然亭 ——石评梅

卫建民 编选

我爱，这一杯苦酒细细斟，邀残月与孤星和泪共饮，不管黄昏，不论夜深，醉卧在你墓碑旁，任霜露侵袭吧，我再不醒。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归陶然亭——石评梅/卫建民编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

(漫忆女作家丛书)

ISBN 7-02-003462-4

I. 魂… II. 卫… III. 石评梅-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9193 号

丛书策划:郭娟

责任编辑:郭娟

版式设计:刘小沁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周小滨

魂归陶然亭——石评梅

Hun Gui Tao Ran Ting Shi Ping Mei

卫建民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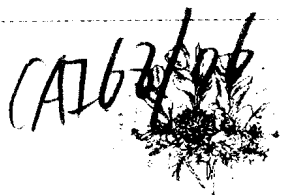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462-4/I·2629

定价 12.80 元



云霞出海曙， 辉映半边天

——“漫忆女作家丛书”序

陈漱渝

在中国，女性自觉投身文学创作并把自己的作品作为社会文化流通一部分的历史是短暂的。虽然历史上曾陆续出现过卓文君、班婕妤、蔡文姬、李清照一类才女写作，虽然晚清革命家秋瑾已经在她的作品中渗透了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由古代女性写作向现代女性写作过渡的先驱，但女性作家作为群体出现还是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在这场被喻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中，繁星璀璨般地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

她们是——“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的陈衡哲，以“问题小说”作为“第一部曲”（冰心语）、其后写作生涯长达一个世纪的冰心，从“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门口探头一望就又缩回去了（茅盾语）的庐隐，擅以闺秀笔致写“旧家

现代文学史

鲁迅

鲁迅

鲁迅

庭中婉顺的女性”(鲁迅语)的凌叔华,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冯沅君,埋葬于陶然亭“春风青冢”下的石评梅……她们的作品表现出对妇女人权,特别是婚姻自由权、教育权、职业权的密切关注,围绕着“娜拉走后怎样”的中心命题,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进行深沉的探索,对传统的男权中心及其价值观念提出勇敢挑战。她们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空白之页上谱写了开天辟地的篇章,彻底结束了中国女性在文学史上作为“盲点”而被遮蔽和隐埋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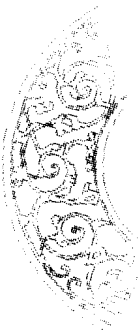
第二代女作家群体涌现于三四十年代。在这批作家中,最具承前启后意义的是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丁玲。她不拘囿于自我遭遇和个人情感,能透过女性觉醒的表层揭示出她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因而使其作品最具有近、现代女性的“强己”意识,也最具有面向整个社会 and 面对全部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使命感。另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女作家是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她以一种天然的女性写作,展现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语)以及更广阔的世事人心。四十年代沦陷区上海“不合时宜”地出了一位张爱玲,她那极具现代感的才华横溢的写作令她的读者隔着时代一惊再惊。此外,在第二代女作家中,至今还留在读者记忆中的还有“文儒女侠一身当”(柳亚子语)的谢冰莹,有与凌叔华、苏雪林并称“珞珈山三女杰”的袁昌英,有因肩负特殊使命而蒙冤廿七载的左联女诗人关露——她就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春天里来百花香》的歌词作者,有“喝过鲁迅奶汁”的草明、陈学昭,有巴金关怀、培养过的罗淑、罗洪,有跟老舍共同创作过话剧《桃李春风》的赵清阁,有创作、翻译均结硕果并成功自办了出版社的沉樱,有以创作历史小说崭露头角而后来以填写古典诗词赢得盛誉的沈祖棻,有怀着“焦灼的渴意”进行创作的九叶派诗人陈敬容,有因短篇小说《贵宾》



含沙射影“攻击江青”而在“文革”时期遭到批判的葛琴……跟第一代女作家相比,第二代女作家作品的基本风格更为激越浑厚,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升华和女性书写的历史进步。

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中国女作家大多在作品中取中性化或雄性化姿态,表现出女性审美体验的失落。但即使如此,在战争、家庭一类社会性、革命性主题的掩盖下,她们的作品仍或多或少潜隐着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思考,渗透出女性情感、心态、价值观念的特殊色彩。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上的一切进步文化基本上都被革除,中国年轻的女性创作当然更没有立锥之地。直到百废俱兴的八九十年代,由于改变了“男女都一样”的生存环境,中国的女性创作才重新复苏,并很快就在题材的丰富性与体裁的多样性诸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呈现出无比广阔的历史前景。不过,也有些女作家在都市文化意识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下迷失了自我价值,步入了创作误区。有人热衷以“小女人”心态咀嚼身边的小小悲欢,有人过分热衷于与性相关联的“身体书写”,这些倾向显然背离了中国女性写作的优良传统。

中国的女性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或曰女性主义)的影响。其实,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都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文中出现的Feminism一词。这是一种谋求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旨在消除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由于女权主义的译法容易使人产生女性张扬自身霸权的误读和偏见,目前在港台及其他华人地区比较约定俗成的译法是女性主义或女性性别主义。从强调角度而言,女性主义更为关注性别差异,强调性压迫、性歧视、性的不平等给女性带来的种种压抑。显然,中国现代出现的女作家并不都是女性主



义者,她们的作品当然也不能一律划归于女性主义文学范畴。根据我的理解,女性主义文学不仅必须以女性为创作主体,不是男性作者以女性题材写出的作品;而且女性作家必须自觉以女性意识进行创作,并在作品中鲜明体现出性别立场和女性的美学情愫。“女人写”或“写女人”的文学作品并不都是女性主义文学。只有女作家以女性意识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描绘,并且在艺术方法上对传统男性中心社会文化建构进行颠覆和反叛的作品,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所以,中国“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作品,大多只能称之为女性书写或女性创作,而不能用削足适履的方法统统塞进女性主义文学的靴子。

在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跟西方女权运动的区别,因为这个问题跟研究中国现代女性创作(或曰女性书写)有着密切关联。自1902年同盟会成员,近代文学家马君武译介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开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就跟男性革命家和男性进步学者的倡导密不可分,取一种“常青指路”模式,而没有出现西方文化中那种泾渭分明、截然分立的性别意识,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权威性的代表人物。更由于面临着“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民族对立远远超过了男女性别间的对立。如果中国的妇女运动不汇入挽救国家危亡、推进民主政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洪流,如果妇女不首先争得基本的生存权,就根本谈不上其他人权和女权。因此,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无法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运动。在这种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女性创作不但无法跟反映并推动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的主流文学脱节,不但无法跟人民大众的主流意识形态脱节,而且不少卓有成就的女作家还自觉淡化性别意识,将自己独特的性



别遭遇转换为对民族命运种族生存的关注，以一种“大女性精神”进行创作。丁玲拒绝为《真美善》杂志的“女作家专号”撰稿，宣布只卖稿子不卖“女”字。谢冰莹要做“女丘八”。冯铿“从不把自己当女人”（《妇女运动概论》）。白薇要做“女子汉”，用文学的武器表现被压迫者的痛苦，暴露压迫者的罪恶。杨刚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处于“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的境地，决心跟蹂躏“中国皇后”的强盗拼死斗争，随时准备牺牲。曾克卸下红妆，以随军记者身份挺进大别山，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创作了大量史诗般的战地通讯。菡子更明确表示：“我是一个小兵，埋在我心里最宝贵的东西，是战士生活和回忆，部队是我最早的学校，伟大的革命战争赋予我艺术生命。”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作品跟优秀文艺作品划上等号，只要我们不把女性经历局限于女性隐私、性心理、性经历，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视为唯一的文学批评方法，我们就能对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成败得失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估。

正因为中国现代女性创作为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异彩，好比“云霞出海曙”（唐·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映红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半边天，深入研究这些女作家的生平史实和心路历程就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漫忆女作家丛书”既是研究中国女性创作的一项基本建设，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项基本建设。丛书所收诸篇提供的都是作者亲历、亲闻、亲见，更增添了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多年来，我阅读并研究了不少回忆录作品，也曾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对回忆录写作的意见。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对待回忆录应取的态度是八个字：不可不看，不可尽信。“不可不看”，是因为作为史传文学的回忆录能弥补媒体信息储存和文献资料记载



的不足,进一步丰富文学史料的仓储。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学科,像苏雪林、谢冰莹、凌叔华这样撰写过自传或像庐隐、萧红、王莹这样撰写过自叙性作品的作家并不多,所以作家同时代人提供的回忆和评价就显得更为珍贵。“不可尽信”,是因为任何回忆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回忆者个人立场、观点、情感和接触范围的局限,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色彩,而且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要求记忆跟事物的本来面貌完全吻合,也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在阅读回忆录的同时必须对所提供的史料进行核实和鉴别。根据我的阅读经验,他人的回忆如果跟作者本人的自述不符,一般应以自述为准。不同回忆者对同一件事说法不一,一般应尊重多数人的说法,但也应该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同一回忆者不同时期的说法如果互相抵触,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说来较早的回忆往往比较迟的回忆更为可靠。回忆如果跟事实不符,则应该无条件面对事实,承认事实。严格的真实性是回忆录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夸张或掩饰的回忆录只会惑乱视听,给读者以误导。在回忆录中,存心作伪的情况也间或出现,这种赝品更值得我们警惕。

在这套丛书出版之际,丛书策划人和有些编者希望我写几句话充作序言。时值苦夏,酷热难熬,我勉力写了以上文字,以期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历史地位和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我只了解这套丛书的选目,并没有审读所收的全部回忆文字,因而不可能对这些回忆录的史料性和文学性一一作出具体评价,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参照作家作品及其他相关资料,自行作出科学的判断。

2000年7月25日





谢冰莹 (1906—2000) 小说家，散文家。原名谢鸣凤，字凤宝，湖南新化人。主要著作：《从军日记》、《在日本狱中》，《女兵自传》等。



石评梅 (1902—1928) 诗人，散文家。原名洪璧，笔名评梅女士，波微等。山西平定人。主要著作：《偶然草》，《涛语》。



袁昌英 (1894—1973) 剧作家，散文家，教授。湖南醴陵人。主要著作：《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山居教墨》，《行年四十》等。



张爱玲 (1920—1995) 小说家。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主要著作：《金锁记》，《沉香屑》，《倾城之恋》等。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等。



梅娘 (1920—)，小说家，翻译家。原名孙嘉瑞。主要著作：《小姐集》，《第二代》，《鱼》，《蟹》等。主要译著：《母系家族》，《流汗牛生记》（《阿信传》），《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等。



冰心 (1900—1999) 小说家，散文家。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州。主要著作：《繁星》，《春水》，《寄小读者》，《小桔灯》等。

ISBN 7-02-003462-4/I • 262

定价 12.80 元

MAN YI NU ZUO JIA CONG SHU

漫忆女作家丛书

女兵谢冰莹

魂归陶然亭——石评梅

飞回的孔雀——袁昌英

金锁沉香张爱玲

又见梅娘

一片冰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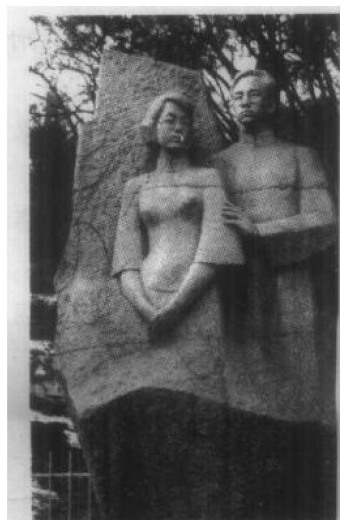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伊 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辑

- 3 回忆的石评梅女士 徐祖正
10 悼评梅先生 李健吾
17 评梅先生及其文艺 李健吾
20 石评梅略传 庐隐
29 祭献之辞 庐隐
35 我哭你唤你都不应 晶清
40 海上日记 晶清
50 追忆石评梅师 蹇先艾
54 回忆我的好老师石评梅 颜一烟
70 女诗人评梅 孙席珍
74 回忆敬爱的石评梅老师 李守仪
77 学生的哭声 菊农
80 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 邓颖超





第 二 辑

- 85 评梅的一生 林砺儒
- 92 评梅的死 月如
- 98 在我记忆中的评梅 师禹
- 105 评梅的女子教育 汪震
- 112 送丧归来 露茜
- 116 长寿寺的归来 郁缤
- 119 我所认识的评梅 袁君珊
- 128 石先生,别了! 颜毓芳
- 132 最后的音容 舟生
- 135 由评梅先生之死而想到现代青年的出路 东峦
- 139 评梅的病 冰森
- 204 伤逝 孺朋
- 209 石评梅女士追悼会纪详 世荃笔记

附 录

- 219 象牙戒指(外三篇) 石评梅
- 235 致评梅信 高君宇
- 245 高君宇墓志铭
- 247 编后记 卫建民





第一輯

她自己是一位诗人，
她的短短的一生，
如诗人所咏，也只是首诗，
一首完满了飘鸿的绝望底哀啼底佳章。
我们看见她的笑颜，
煦悦与仁慈，
测不透那浮面下所深隐底幽恨；
我们遥见孤鸿的缥缈，
高越与卓绝，
却聆不见她声音以外的声音。

——李健吾《悼评梅先生》



徐祖正 回忆^的石评梅女士

那是两年前的秋天，当时女师大的几位毕业同学以及曾在班上听讲过的几位同学有时相约到我这里来。当时我已脱离女师大。而有一时在我这里也常能倾听到初从学窗里面走出，或者将要走出到社会上来

的几个时代女性的抱负与气焰。我在这些人里面认识评梅。评梅好像是极有沉着,比较穆静的,是那种样人。然而她有时的谈吐能使人生出亢爽之感。记得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她一字一句上都笼着清彻的音量,有那种谈话时的特点。到后来见过几次之后,把这种特点也随了熟分而淡忘,而她的亢爽也总不及她那个穆静的印象之深。评梅以沉静见长,是有深致的女性。

如今还记得我发见她那个谈话时的特点,那是在深秋的公园里的一个晚上。最初只从那年暑假毕业的陆晶清君述说她有一个朋友下学年也想重进女师大的国文研究科。她是那时候的两三年以前已经毕业了的。那晚已经是深秋的晚上,大家已有穿了夹衣来的。我是后到。把草帽一放在她们中间坐定之后就说“今晚好凉呀。”惯要取笑的陆晶清君不知为什么就对我看了笑了笑。我最初几乎没有领会到在她的座旁还有她常常说起的她的同学、朋友——评梅。记得隔了好久,评梅一直是保持着初次见人的一种微笑默会的态度。后来不知几时起的,谈话来了兴趣。大概是谈到了创作的态度等等的話上罢,评梅到此时才与我对面谈话起来。好像在有些話上得了刺戟似的,评梅竭力赞同了某一种的创作态度。“生活的表现”,“生命的力”,这好像都是评梅极有共鸣的字句。短短的谈话之间,她好像极有话说。也是评梅最先觉醒的,她把手臂上的时表一看说要回去了,于是大家散出来。同路又顺着一条长长的曲折的画廊一起走。季节还未过中秋,那晚已好像是凉秋九月的情景。只有她白布鞋上面的白裙,上身也是淡青小衫的清素打扮,独在我们一头谈着话的行列前面走了去。

从那天以后,有时同了陆晶清君到这里来,渐渐地熟分到同常来的同学们一样,有时也要摭述抱负、发扬气焰的样子。可是那时候女师大已横遭摧残,国文研究科也因之停办。旧日的同学

